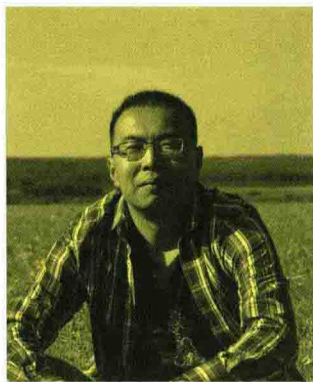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长大成人

ZHANG DA CHENG REN

冶进海◎著

阅读如此凌厉的文字，如在冰与火中挣扎，现实令人痛惜，却不会放弃挚爱……



长大成人

ZHANG DA CHENG REN

冶进海◎著

阅读如此凌厉的文字，如在冰与火中挣扎，现实令人痛惜，却不会放弃挚爱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大成人 / 冶进海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 8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94 - 6

I. ①长… II. ①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1125 号

长大成人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冶进海著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~ 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94 - 6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撷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扪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（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 Contents

大姐回乡	1
长大成人	13
上 梁	27
牵着你的手	47
成都的拉面馆	62
有料可挖	72
抱着氧气奔跑	101
红 包	129
马兰花开	148
搅 团	174
跋	197

大姐回乡

算起来，这也是六年前的事了。

那天，漫山遍野溢满白花花阳光，几排白杨树张大了绿油油的怀抱，我弟和一帮小家伙在河滩里“打浇洗”——学狗刨式呢。小家伙们玩累了，用河边的泥巴涂满小身干，在那颗古老的垂柳下睡着了。老远望去，就像电视里演的，一排爬在岸上晒太阳的小海豚。不过，我弟没有睡塌实。他老感觉有什么东西不断蹭着小腿。他以为是蚊子或牛虻什么的，眼也不睁，把小腿熟练地一蜷缩，使劲煽出一巴掌。他立刻感到手心有些黏糊。很得意。等再想睡过去时，小腿上又痒起来。他就重复上一个动作，小腿一蜷，再煽。结果，煽了很多遍之后他恼了，一个猛子扎进河滩里，想把固执的蚊子带进河水里淹死：

“一个小蚊子，敢惹俺老孙，我跟你同归于尽！”

蚊子没淹死，他却被凉凉的河水一激，不由得站在河水里，大口大口喘气，拼命拨拉脸上的水珠。这时，他听到河滩边上有人咯咯咯笑着，他抬眼一望，大姐索菲娅手里持根挠痒痒的小草，正冲他乐呢。

“大姐！”我弟几大步冲出河水，光溜溜地钻进大姐索菲娅怀里，又是蹦又是跳，“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”

大姐微笑不语。她确实是一个人回来了。在镇上下了车，没走大路，而顺着这条拐来拐去的河滩，踩着一脚碎石，来到庄子对面的河滩边上。

“你给我带啥好吃的了？”我弟说到吃，鼻涕口水掉下来了。

“好多呢，走，回家慢慢看走。”

大姐撕开一袋从C城带回来的棒棒糖，分给我弟的小伙伴们。小家伙们嘴里含着糖，欢天喜地地回家去了。

顿时，大姐索菲娅回来的消息，像动人的风笛声，飘散在山村里。

大姐进家门时，我妈在灶火里做饭。烟熏火燎的灶火，跟个黑窑洞似的。我妈一手拉风箱，一手添柴火，还要瞬间中站起来，捧起案板上的面条，朝滚得冒泡的锅水里抖下去。这套动作一气呵成。我大姐默默注视着。我弟大喊一句：

“阿妈，大姐回来了。”

这一声跟猛然扔出来的炮仗似的，炸在我妈耳边。我妈在昏暗的光线里颤动起来。她把手里的一捧面条胡乱扔进锅里，抄起地上的火棍，朝大姐兜头抡过去。

“你还不如在外面死了算了！”我妈见大姐说的第一句话。

“别打啦，别打啦。”我弟冲过去抱住我妈，“凭什么打我大姐？”

“你走开，去把你爸叫来。”

“我走开了，你打我大姐。”我弟对我妈的生气一点儿也不在乎。

“哈儿，你去吧。阿妈不会再打我了。”大姐轻轻说。

我弟伊斯哈是大姐抱大的，从小到大，大姐的话没有违抗过。看大姐这样说了，我弟指着我妈说：“你不许打我大姐！”然后转身咚咚咚跑出家门，去三岔沟里喊我爸去了。我爸见天下午在那里放牛，顺便给几只羊割草。

大姐索菲娅是跟古波私逃的。他俩一直是同班同学，后来，古波考上了C城的重点大学，大姐差几分没考上。我爸当时不让大姐复读，让她跟其他回民姑娘一样，在家里学习女红还有家务什么的，意思是准备嫁人。读大学的古波假期回家，在三岔沟半山坡放羊晒太阳时，闲着无事，拉长调子唱西北民歌“花儿”。大姐索菲娅去三岔沟砍柴，不由偷偷听起来：

“哎——哟——

上去（个）高山（者）望平川，

平川里有一朵牡丹（耶）；
看去容易（者）摘去难，
摘不到手里（者）枉然。”

家乡的年轻人有事没事喜欢吼几句“花儿”。大姐索菲娅嗓子好，喜欢唱歌，念书时，大小活动都有她的歌声，没考上大学，当众歌唱的机会少了。现在听到古波唱“花儿”，心有所动，看到山沟里有匹白马在吃草，便即兴发挥，对唱起来，声音如清泉样冰冰的、甜甜的：

“哎——哟——
白眉白鬃的白龙马，
手搭着鞍心上站哩
这一个阿哥我看下，
唱罢了领上了浪哩。”

古波听出了大姐的声音，看到空中有两只白鸽飞过，继续对唱：

“哎——哟——
高山的鸽子成双飞，
思念妹子（者）后面追；
多人的伙里把你看，
模样儿活象个牡丹。”

果然是大学生，情景交融！索菲娅还没等他唱完，早想好了下面的歌词：

“哎——哟——
下山的羊羔儿上山来，
上山了吃一趟青草来；
胆子儿放大了跟前来，
心上的‘花（话）儿’说来。”

古波不唱了，也许接不下去，也许不好意思接下去。

“喂，没本事的，站在那里干吗，过来呀！”大姐双手掬成喇叭状喊。

“索菲娅，你做什么？”

“我来砍草，回家喂牛羊，你什么时候放假的？回来也不找我……”

“牛呢？”古波听到她说牛羊，想起自己家的牲口，转头找开了。

“早跑回家了，看你，有这么放牛的。”大姐玩弄着自己绿色的盖头，脸蛋上的“高原红”又加浓了一层，嗔怪说，“你穿这么单，三叉沟里风又这么大，也不怕着凉！”

“昨天刚到家，惦记着今晚到你家转转呢，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。”

“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呢，不过，你命真大，我们学校才考上两个大学生，其中一个是你，我做梦也想着读大学呢！”

“这是真主的能见。”

“你连吃饭时都抱着书，考上也是应该的。哎，还写日记吗？”大姐索菲娅曾在全县作文竞赛中拿过一等奖，古波二等奖。

“写啊，教我们文学史的老师太有水平了，第一堂课下来，我心里面感觉有团火在燃烧，他讲述的每个字都能激起同学们最大的想象和热情，上他的课，我这个从未见过大海的山里娃见到了大海。我过去只以为，读大学为了跳农门，实在是大错误！我们在学习一种文化！一种文明！我偷偷给老师下了个评语，‘恰卧龙诸葛，似渊明风流’……”

他俩聊了好多。古波坐着讲，大姐跪着听，腿跪麻了，动弹不得，让古波拉起来了，大姐有些不好意思：“你小时给我讲连环画，我也是这个姿势。”

“你还拉鼻涕流口水呢！”古波打趣说。

跟古波谈了那番话之后，准备冬天出嫁的大姐一夜没睡。她觉得上过大学的古波谈吐、看问题的角度有了很大的不同。这是她所渴望的。第二早麻麻亮，她担着水桶往泉边走去。河水汨汨流淌，泉水叮咚冒泡，大姐一直让别人先舀，自己出神地盯着一泓幽深的泉眼。

古波果然来了。古波回到家，挑水的事该他负责。

“我，我不想这样过。”大姐有些哽咽，“我不喜欢我嫁给的那个人……”

那是个早秋来临的美丽清晨，晨风微微地吹拂着，丝毫不减它的凛

冽威力。东方的天际泛出一抹鱼肚白，很快地，曙光发出淡淡的玫瑰红色，迅速笼罩了半个天空。西北的山峰显出巍峨高大的轮廓。紧接着，朝晖撒出了一片片鱼鳞状的红霞，染得天空像血一样红。听完索菲娅的诉说之后，年轻气盛的大学生古波做出了光荣的选择：

“跟我走吧，到C城，你边打工边读书。”

太阳出来了。树木披上一层金光。在空气和大地苏醒的气味中，秋天的气息已从远处飘来，它是那么柔和、萧洒，同时又是那么令人陶醉。

大姐就这样从我们后湾庄消失了，比古波早走一个星期。后来我知道，他俩在C城大学相会。古波帮大姐在校外租了间小房子，读上了成人本科。为了解决生计，大姐在C大南校门口摆了个烧烤摊。每晚八点多，跟古波一起推摊子出去，凌晨两三点才收。

大姐走后，我爸气咻咻地退回了别人已经送上门的财礼，叫嚣不认大姐这个女儿：“我还有一儿一女呢，我缺她一个？哼！”

我爸红脸膛络腮胡，发起脾气来，红脸膛变黑，胡子根根竖立，使他的双颊活象一只被激怒的刺猬。我心尖会抖动一阵，吓的。

古波和大姐同时回乡，又分开回家的消息，带给长年累月太阳干晒的庄子是爆炸性的。好多暧昧色的流言在巷道里、田间地头流传，说古波和大姐怎么怎么啦，大姐怀上几个啦……反正，由于太过闭塞的乡村，还有离庄子三十里开外的县城里兴起来的各种洗头房洗脚房桑拿房，以及街两旁就站满了的形态各异的小姐。

各式各样的流言，跟刀子样，一下一下刺在我父母的耳膜上。包括我，上学的路上，老感觉到背后有眼睛，无数双眼睛，在拐角的另一端，像箭一样嗖嗖射出，直指我要害部位。

我爸一天到晚黑着脸，只要一回家，高声咋呼着，让我弟喂羊拴牛。他声音一高，我和弟弟知道，他内心有一肚子火，说不定变成巴掌落在我俩头上。

有一天，我和我弟到泉边去抬水。好多村人在排队等着接水。有些人就拿我弟开玩笑。

“小伊斯哈，听说你大姐回来，给你领了个新姐夫？”

我弟摆弄着手里的玩具冲锋枪，头也不抬地说，“没有，给我买了这身新衣服，还有这把冲锋枪。”

好多小孩子看到冲锋枪，眼里有了艳羡之情，在我们庄子，有哪家孩子见过射出一连串火花和发出“轰轰轰轰”声响的玩具冲锋枪呀？小孩们玩枪战，大多用纸叠的枪，有心的，用木头刻出一把，欢天喜地的当宝贝。

有些大人受不了自家孩子艳羡的眼神，“嗤”一声，不屑地说：“也不知道用什么钱买的。”

“你们是眼红。”我弟站到高处，对准几个大人扫射起来，“你们是坏人，有本事买一把，一百多块钱呢。”

一百多块钱，够一家子一个月的零花钱呢，这么贵的玩具，村里没几个大人舍得给孩子买。大姐特疼我弟，专门给买的。几个大人一时语塞。这时候，古波挑着一副担桶远远而来，有个贼眉鼠眼的小伙子冲我弟说：“伊斯哈，你叫古波一声姐夫，我给你一块钱。”

“我给你一块钱，你叫古波一声姐夫。”我弟从兜里掏出几张大姐给的面值一元的钞票。

古波来了，冲大人们该问好的问好，该握手的握手，见了我俩，走过来蹲下，捏捏我弟的小脸蛋：“小哈儿，你大姐一天干吗呢，也不出门。”

“我大姐人好不？”我弟小脸蛋绷得紧紧的。

“好呢。”古波说。

“那你为啥不到我家来提亲，非要勾勾搭搭呢？”

大人们一阵哄笑。古波一下子尴尬起来，解释起来有些诚惶诚恐：

“你不明白，我跟你大姐，是老同学，是好朋友，我们之间非常清白。”

“男子汉大丈夫，要做就做的光明正大。”我弟用力吸了吸那快要掉落的愚蠢的鼻涕，把从大人们口中听来的一些话引申发挥，“你大学生也好，不大学生也罢，我们不稀罕。你要为我大姐的清白负责！”

大人们饶有兴味地听我弟教训古波，不断煽风点火。我弟愈发来劲，用尖细的嗓子充满威胁地叫起来：“你再这样，我可不理你啦！”

大姐回来后，我爸不让大姐出门串亲，而且见人放风，想打发大姐，希望有合适人家来提亲。大姐委屈地抗议，过一个月还要去读书，才不嫁人哩。我爸只是回了一句，连个大学都没考上，你还读什么书？你就认命吧，别再给家里丢人现眼了！我大姐居然不怕我爸蒲扇般的巴掌，说，这是我的事，我一个成年人了，你们瞎操什么心呀！

有一天，我放学回家，发现我妈正在翻大姐带来的皮箱，里面有些希奇的衣物，比如胸罩、内裤，都是这边妇女没有的。我妈举着左瞧右看，似乎在找上面的污点，又有些不知所以然。

大姐在灶火里做饭，我妈蹑手蹑脚过去，又一遍一遍盘问大姐，到底做了什么没有？那些衣服是怎么回事？你在外面穿的鲜艳呢，一回家干吗装得这么老土？大姐听的不耐烦，你够了没？我妈就软了下来，咳嗽了一声，你知道不，外面有些人说你什么呢？你跟古波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姐说，就那么回事，我跟他在一起读书。

“没考上大学，你不认命，还读什么书呀？”我妈有些讨好似的问大姐，“要不，你让古波找个媒人来提亲，你俩名分定下来了，闲话自然没有了？！”

我听得出来，我妈是想讨个大学生女婿哩！

晚上月光皎洁，静穆的夜空下，狗吠声连成一片。在我妈的授意下，我和我弟来到古波家门口，以我借古波高考前的复习资料为名，喊古波出来。

古波正在吃饭，听到喊声，端着饭碗出来了。我赶紧把我妈的意思说了，找个媒人来提亲，财礼多少无所谓，关键是要有个正规的形式。

我弟用玩具枪指着古波脑袋：“快点来提亲，不然我毙了你。”

“为什么呀？”古波说。

“你是大学生呀。”我弟用力吸了吸快要掉下来的愚蠢的鼻涕，舍不得脱下来的新衣服已经脏不可言，“庄子上的人都夸你哩。说你日后要当大官。”

“问题是，”古波蹲下来，认真地看着我弟，“追求你大姐的不是我，是另外一个四川的大学生呢。”

“四川的？”我听了有些不开心，四川人跟盐一样到处都是。我们庄子上就有几个四川人干木工活的，一口叽里咕噜的四川话谁也听不明白。我弟经常跟一帮小孩去找那几个人学舌。四川木工就摆出一副吓唬人的样子，说“老子抽死你”，可也一直没抽过谁，我弟说是没胆量抽。再说了，四川多远呀，在我们的感觉里，快到天边边上了。那么远，一个叽里咕噜舌头伸不直的四川人来当我们“姐夫”，谁心里能承受得了？

“我就要你当我‘姐夫’。”我弟情真意切地说，“古波，你当我姐夫行吗？”

“古波哥，我看过大姐给你写的情诗，也看到过大姐给你做的鞋垫子，我大姐可是真的喜欢你。”看到古波不答应，我突然莫名地哭泣起来。

古波慌了手脚，赶忙拉着我俩到一个僻静的角落：“小妹，小弟，好多事情你们长大了才懂，我不跟你们大姐结婚，但我们会永远是好朋友，我也会跟过去一样来关心、爱护你们，明白吗？”

接下来，没过几天，古波母亲发出话来：“我家古波，找了个城里的的女大学生，相片我都见了，人心疼不说，还是个大官的女儿呢。”

不知道是炫耀，还是看不上大姐索菲娅，反正，古波父母这样一说，意味着断绝了我爸妈不好说出口的希望。我爸妈跟高额彩票擦肩而过一样，干裂无语的嘴唇上掩饰不了极度的无奈与失望。我妈那段时间说话都不灵便了，常说着说着，眼盯着前方，沉默一阵子。我爸爸，更是大失面子，他一直不愿责备大姐的原因之一，还以为大姐真和古波谈上了恋爱。没想到，古波已经有了女朋友。我爸觉得大姐不顾女子传统，瞎捣和。

大姐就被软禁在家里，不许出大门，等亲事有着落了，嫁人。

软禁在家里的大姐，其实很方便逃脱的。从梯子上房，然后顺那棵家门口的大榆树爬下去就可以了。大姐小时捋榆钱，摘果子，掏雀窝，

上房走瓦的本事大着呢。可大姐没这样做。她怕她的再次出逃，会给父母带来更大的打击。她见天在蜜蜂嗡嗡蝴蝶翩翩的菜园中，看自己喜欢的书。

大姐经不住我的央求，悄悄给我说了四川男生的故事。他俩都是读成人本科的，他趁她不注意，在借给她的书里塞了一张电影票。她明白是他塞的，有点不想去。可电影叫《勇敢的心》，是她喜欢的一位老师极力推荐过的。她最后禁不住诱惑去了。很好看。很震撼。她看到最后，哭得一塌糊涂。等散场了，哭够了，才发现电影院里只剩下她俩，他在旁边拿着一团纸巾，局促不安地看着她。

那四川小男生对大姐可殷勤着呢。在C城，大姐白天上课，晚上在C大南校门口摆烧烤摊。古波晚上多半有课或去做家教赚生活费，于是，脸白唇红的四川小男生趁机来了，卷起袖子，在大姐的烧烤摊上吆喝着招徕顾客，还经常拉一帮同学来照顾生意。

大姐有些摸棱两可地对我说：“其实，觉得还不是喜欢他。他太白了。”

我说：“姐，你不喜欢就别喜欢了。古波哥哥多好呀。你把他抢过来。”

大姐苦笑了一声，怔怔说：“古波喜欢新奇，喜欢他不了解的女生。”

对爱情，当时还在高一的我雾里看花，似懂非懂，我只知道，大姐当时想出外把书读好，再做其它打算。但我爸妈不让。有时大姐会看着两只追逐嬉戏的蝴蝶怔怔掉下泪了，这时，我弟拉着大姐胳膊说：“别泼烦了，长大了我娶你。”

大姐泪眼迷离，一下子把我弟举到半空中。

眼见开学越来越近，我爸和大姐之间的弦越绷越紧，我真怕有一天会断裂。有个非常好的艳阳天，古波请了清真寺“尔领”（学问）很高的开学阿訇，到我们家里，找我爸妈说情，想让大姐继续到C城边打工边读书。我爸平素特别信服这个阿訇，说起话来，老拿这个阿訇的话来作为论据，可这次，我爸尽管非常热情地请上炕，好茶好饭招待。但谈

到大姐出外一事，迟迟不松口。

我爸犟起来，什么道理听不进，年轻阿訇不由拍起了桌子：“张老三，论年龄，你比我还三岁半，我该喊你一声哥呢，你怎么这么不明道理，你想想，凤德的亲妈现在还在哪儿？”

旁边端茶倒水的我大吃一惊。凤德是我经名。阿訇突然这么一提，快要模糊的记忆，突然跟石头样蹦出来，差点让我软瘫在地上。那是个灰蒙蒙的冬天早晨，我亲妈抱着我来到村口，等候穿制服的警察到来。我冻得瑟瑟发抖，问：“妈妈，我们在干啥呢？”我亲妈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裹上，说：“我把你爸打死了。”我说：“他经常朝死里打我俩，你打死就打死了呗。”我亲妈哭着，把200元钱用手绢包好，给我塞到线裤的兜里，又把她身上的所有零钱塞进我外兜，“丫头，缓着花。”警察不久来了，警灯闪烁，我亲妈推开我，自己钻进后面铁栅栏隔开的车厢里，我看到警车在弯曲的路上忽隐忽现，突然发狂似的追起来，警车停了下来，把我亲妈从后面放出来，我扑到我亲妈的怀里：“妈妈，我没有妈妈咋办，谁管我哩，我没有妈妈啦，妈妈，我没有妈妈，谁给我吃？我咋办呢？”我亲妈一个劲地重复：“妈妈对不起你，丫头，妈妈我对不起你，你好好读书，长大了嫁个好人……”

我不记得我怎么来到现在这个爸妈家里的。我也不愿去想。现在记忆突然被人从脑海中挖出来，摆到我面前。我看到我最无助的那天。我蹲下来，抱着肚子，啜泣起来。

一屋子的人顿时跳下炕，围着我，不断地劝慰。阿訇爷歉疚地说：“凤德，你别哭，我只是拿你亲生父母做个例子，没感情的婚姻不仅害了自己，还会害到下一辈的。”

我一个人走出房门，泪水涟涟，我家的大黄狗冲大门口吠个不休。我弟挥舞着一根比他高两倍的木棒，英勇无比地朝大门冲去。我看到大门口有一个陌生人，冲我家探头探脑。

“小朋友，知道马秀莲家怎么走吗？”这个带眼镜的年轻人个头不高，皮肤白净，有点像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。虽然说普通话，但感觉怪里怪调的，我一听，明白了，四川仔儿！

马秀莲是我大姐索菲娅的学名。我弟知道这一点，反问一句：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她同学，到这里旅游，来看看她。”

“马秀莲不在我们这个庄子，在山那边的庄子呢，还要翻过两座山。”我弟煞有介事，把木棒子举得高高的，表示山那边很远的地方。

“可我打听的是这儿呀！”

“我们家也有一个马秀莲，不过，早嫁给别人了，你说的肯定是另外那个！你今天晚上必须得翻过山去，那路不好走。”我弟煞有介事。

那个戴眼镜的四川矮个子，有些疑虑地看了看远处老牛静卧般的大山，再看看我弟无暇的眼睛，边转身边说：“谢谢小朋友。”

那一天好多事情凑到一起了。我当时满腹悲伤，没心情阻止我弟的恶作剧。那男的离开后，我弟挥舞着那根长长的木棒，兴冲冲地来到大房里，对正在商量事情的古波说，“你要把我姐姐娶了。”

我听到我爸的声音：“去去去，到外面玩。”

“我把那个四川矮个子给赶走了？”

“什么四川矮个子？”

我弟得意地把刚才门口支走四川矮个子的经过一说，说的时候抓起桌子上的一根鸡爪，邀功似的啃起来。

“坏了，肯定是他，追索菲娅的那个男生，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说要到这边来玩，看看大叔阿姨呢。”古波拍着大腿说。

大家着急起来。西山顶上的云彩一团浓黑，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先兆。

“天快黑了，他哪里能翻过这座山呢？”我妈喃喃地说。

那黑云跟块布幔似的，很快在我们头顶上了，接下来，呼啦啦一声响雷，一道闪电劈开了半个天空！

“赶紧找走！”我爸呼喝着。

那晚，村里的每个大人几乎都发动了，朝山里去找那个戴眼镜的四川矮个子。可过雨来得太急了，劈头盖脸铺天盖地，一时间，山洪下来，出去找人的村民先后回来，沮丧地摇摇头！我爸和古波，后来穿上